

吃辣路浪向

文 / 许德华

稻米粉个面条叫米线，顶有名个是云南蒙自“过桥米线”。传说老早有个书生离家辣河对面苦读，妻子每天送饭。到了冬天，两座小桥一过，饭就冷了。有趟妻子无意中熬了一碗鸡汤配米线，夫妻俩发觉鸡汤面浪个一层鸡油可以起到保温作用，汤面吃起来浑身暖热。后来妻子就常常能拨书生加营养，书生金榜题名了，过桥米线也成了一种邪气有名个风味美食。去云南旅游个辰光自然勿能错过种美食，就到当地一家比较有名气个店家尝鲜。看店家辣喃喃轻语个“过桥”声中，拨一只只小碟盛装菌菇、鹌鹑蛋、蛭、虾、木瓜、花椰菜等落到沸腾个汤锅里。当金灿灿个菊花撒入，迭道风景大餐终于可以开吃了，热腾腾个鸡汤香气扑鼻，让我恨勿得一记头喧光！

勿过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，固然可以大块朵颐，但是有辰光也是有风险。有一趟到西部山区旅游，当地人烧菜辰光特别喜欢放花椒，因为放得多，所以味道也

特别冲，我个辰光既没心理准备，一下子呛到喉咙透不过气来。同桌吃饭个朋友看到我喘不过气个狼狽样，以为我喉咙里拨啥物事堵牢了，马上抱牢我拼命摇晃，想让我喉咙里个物事摇出来。我拨伊摇得翻白眼，拼命摆手就是讲勿出闲话，过脱交关辰光才缓过来。

掰桩乌龙事体发生以后，我终于吸取教训，勿敢再瞎吃八吃，到了勿熟悉个地方，下馆子之前总归要先打听一番，而且还自备电饭煲解决吃勿惯地方饮食个问题。现在物流便当，吃面食个地方也能买到米，菜场也闹猛，上海人讲个“香菜”山东人叫“芫荽(yán sui)”，香菇蘑菇辣昆明叫“菌子”，云南屏边鸡蛋用草绳扎一串卖，江苏泗洪个手工空心挂面放到水里两头有泡泡出来。旅游到非洲，伊面个菜场看起来更加稀奇，当地人头浪顶仔又大又重个东西，走路仍旧稳稳当当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回转来还是上海屋里向吃个味道最好！

茄山河

旅途上“吃”也是一道风景。饿了随手买点心，山东火车站啧啧香个“吊炉烧饼”，看人家拿一块生面团成雕花饼胚，倒贴辣烤炉顶浪，心里总感觉有点奇怪，掰块饼哪能勿落下来呢？再来一碗当地个“糊辣汤”，干稀搭配，好吃适意。

也有为招牌菜到名气响个店堂吃，我年轻辰光去西安看兵马俑，慕名到“同泰祥”吃伊拉个特色餐——羊肉泡馍(羊羹)。堂倌先拿拨我一硬面饼(馍)，叫我学旁边顾客个样子拿饼掰碎。我心里想，反正掰块饼要放到钵子里泡热汤个，还担心啥？所以只拿掰块饼掰成几块就结束。结果人家掰得粉碎个馍泡辣羊肉汤里，邪气入味，客人吃得红光满面。我掰碗端上来，汤蛮好，馍硬啞啞，吃过以后胃里难过得一塌糊涂。

天冷了，吃美容猪脚爪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灶披间

已经过了大雪节气了，虽然，辣现在迭只越来越热个地球浪，特别是辣阿拉江南一带，要等着一场大雪也是邪气困难。

勿过，到底天气也是有点阴丝丝，是冷天个样子了。

坐辣电脑面前，后背靠近北阳台，总觉得着一阵阵寒邪气，赛过已经润进玻璃窗，又润进衣裳；豪倜立起来，拉好厚帘窗，寻出电暖座垫，开好；还勿来三，索价立起来，用热水泡一泡脚。

好了，总算回过神来，继续写。

所以，掰两日，勿好大意，要注意风邪和寒邪个侵入，注意防寒保暖，尤其是头和脚。

记得备几顶漂亮帽子——绒线帽、毛呢帽，又防风，又好看；至于脚浪，顶好是备双蚌壳棉鞋，布个千层底，帮是毛呢面子棉布夹里，里向夹层是棉花帽。

从前老古话讲起来，寒从脚起。脚暖了，心就勿大冷了。

至于吃食方面，也可以适当朝暖热里靠了。

考点点，可以请中医搭脉，针对性配点膏方吃吃；或者，民间常用个方子，买点阿胶用花雕酒泡软了，加点核桃芝麻冰糖一道炖炖，对怕冷个女人来讲，也蛮有用场。

或者，落实到平常日脚个饭台子浪，迭几天，可以适当增加一眼高热量、高蛋白、高脂类、低盐类个温补食物，像蹄髈、猪脚爪，适当加点红枣、桂圆之类。

大冷天容易心情郁闷，稍稍吃甜一眼，可以改善心情。葛末就来一只栗子桂圆炖猪脚爪。

材料：栗子 200 克，桂圆 100 克或桂圆肉适量，猪脚爪 2 只，盐、料酒适量。

做法：先拿栗子放进开水煮几分钟，捞出来冷一冷，膜剥清爽，沥干；猪脚爪洗净斩成块，开水焯一焯，汰清爽。

再拿栗子和猪脚爪一道放进炖锅，加清水，浸没材料，大火烧开，撇去浮沫，加料酒后，转小火炖到猪脚爪酥烂。



桂圆剥肉，或者直接桂圆肉，温水汰一汰，放进炖锅里一道再炖 5 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最后加稍许盐，就可以吃了。

大冷天本来就空气干燥，皮肤缺乏弹性。中医认为，栗子补脾健胃、补肾强筋，尤其对肾虚有帮助；猪脚爪里有大量胶原蛋白，可以让皮肤有弹性和韧性，脂肪含量却低于肥肉，所以猪脚爪可算是由内而外个“化妆品”了。

老早仔，阿婆阿姨买着一块欢喜个布料，佷要经过裁缝个巧手，才能缝制成衣裳行头，可以讲裁缝师傅是家家户户佷离不开个手艺人，特别是每年春节前后，家境许可个家庭才讲究“新年新岁穿新衣”，裁缝师傅更是生意多得忙勿过来。

记忆里小辰光附近街面浪就有一间做裁缝生意个小店，门面勿大，进门就是两块大案板，每块案板佷比单人床大一眼，案板浪向整整齐齐铺了布垫。掰搭就是布料裁剪、成衣熨烫个操作场所。一只长柄铁熨斗搁辣一只铁架子浪，熨斗勿是用电，用之前需要放辣炉子浪用火烧。案板上头有一根悬挂个横竿，上面挂仔交关勿同粗细个缝线，各种颜色佷有，五颜六色邪气好看。一边靠墙有 2 台脚踏缝纫机，1 台主要用来制作新衣裳，1 台用来接一点临时性个缝补生意。另一边有几排挂满成衣个衣架和一个用布帘围起来个试衣间。

埃歇辰光裁缝是一门相当吃香个行当，手艺精、口碑好个老师傅从来勿缺生意做。我小辰光有空就会到裁缝店附近看野眼，就为了看裁缝师傅能做生活。店里向有一位上了点年纪个老师傅，做生活个辰光总归要戴一副老花眼镜，量尺寸、画版样、裁剪、缝制、锁扣眼、剪线头、烫角边……一眼勿会马虎。当时我对裁缝铺里个熨斗特别感兴趣，最喜欢看老师傅烫衣裳。伊先拿做好个衣裳摊放辣案板浪，整理得平平整整，上面盖一块白颜色个湿布，再拿烧热个铁熨斗轻轻放到湿布浪慢慢滑动，湿布发出“滋滋”声，冒起一股股白汽，一片软搭搭个衣领就变得挺括了，裤线也变得笔笔笃直。

掰开店个生意邪气好，虽然有

几个徒弟帮忙，老师傅还是有做勿光个生活，尤其是逢年过节，常常夜里还要加班。凡辣伊掰搭做个衣裳有了脱线、破洞或者边边角角弄坏脱了，客人来寻老师傅缝补，老师傅佷佷会一口答应，马上放下手里向个生活，先帮客人修补，基本浪佷是立等可取，而且小修小补勿收钞票，服务邪气到位，所以口碑好得勿得了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交关老早仔个手艺人当佷佷工业化生产替代了，裁缝行当虽然既没完全消失，但是也只剩少数了，其中大部分还是高端定制类。想想也辣情理之中，毕竟大批量工业化生产有成本低、质量稳定个优势，再加上现在大家个经济状况比老早仔好得多，想添置衣裳，到服装店里兜一圈，各种服装看得见摸得着，看到欢喜个就可以试穿，试穿合适就可以买下来，只要勿是奢侈品牌，价钿也勿算贵。不像老早买布料请裁缝师傅做，做好做坏也勿确定，假使裁缝师傅手艺搭浆，再好个布料也是浪费。勿过，大批量生产个服装只能按照几种尺码制作，对个人来讲勿一定合身，假使对掰方面要求比较高，还是请靠个裁缝师傅量体裁衣比较好。

勿得勿承认，对大多数人来讲，裁缝行业已经渐行渐远，濒临消失了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现在个生活水平远超过去，老早仔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。

老早裁缝生意忙

文 / 杨建明

从“搭浆”说起

文 / 福华

我的工作需要团队合作，但也遇到过一些“搭浆”的伙伴。《清稗类钞·上海方言》中写道：“对于应尽责任，不肯实力去做，仅以敷衍掩饰为工者，谓之搭浆，犹京语之糊弄。”这里的“搭”是动词。

上海话中用“搭”作动词的例子不少。有一句上海谚语：“播种百谷，为雨雪所阻，虽搭迟而未为迟也。”这里的“搭”是耽误、耽搁的意思。另

外，“搭”还有扶、靠或顺便带上的意思(如“搭便船”)。

“搭”作为动词，与其他字构成的上海话也很生动。“搭一脚”，形容参与别人的活动，成为其中的一员。一起玩可以称为“搭子”。结交或结伴，则称为“搭伴”。对于原本毫无关系的人或事临时加入，上海闲话中称为“搭仙头”。有的人对他人装腔作势不理睬，上海闲话中则称为“搭架子”。对没有标准、不加选择的行为，有一句上海谚语：“搭到篮里便是菜，捉到篮里便是蟹”，颇为生动有趣。

凑合无隙曰脗缝

文 / 叶世荪

沪语中古语

《上海闲话》一书中曾抱怨说：“《辞海》只把‘脗’作为‘吻’的异体字，音读‘吻’，没注意到‘脗’也是吴方言词。”

“脗”在古代有两个读音。元代《韵会》“武粉切，音吻”；明代《正字通》“音敏”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为其脗合，置其滑澁”；意为与万物吻合为一体，置混乱纷争于不顾。其中“脗”后人注音“wen”。按照中国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说法，“w”和“m”的不同发音，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，本身就有传承关系。

在吴方言和上海话中，“脗”继承的是读若“敏”的音，意思和另一个读音的“脗”相近，表示合并、合拢。例如“脗拢(合起)”“一脗勿差(严丝合缝)”“一拍脗缝(一拍即

合)”“口脗不言(不说话)”等等。当然，其中最为常用的词组是“脗缝”。清代《土风录》卷八中写道：“脗缝，《依渠录》云：‘吴人谓合唇曰脗嘴，合而无隙曰脗缝’；脗音泯。”乾隆时期的《苏州府志》说得更清楚：“谓凑合无罅隙曰脗缝。脗，美韵切，合唇也，唇合无间。”

想到此处突然发现，古代对个人合唇脗嘴、闭口不言的形容，和现代情侣间的拥吻意境极为相似！“Sealed with a kiss”，也是两人唇合无间、不须多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脗”是“吻”的写实记录，而“吻”是“脗”的浪漫表现。惟其如是，把“脗”念作“敏”，让“吻”去专事浪漫，上海人的选择是对的。

老里八早

最近上海降温邪气明显，之前穿辣身浪个薄羽绒服好像有点“挡勿牢”了，勿得勿又换了一件厚羽绒服。勿过，对阿拉掰点经历过四五十前个冬天个人来讲，现在个冷天真个勿算啥，滴水成冰个日脚一共既没几天。老底子个上海冷天介才真正叫日脚难过，当时屋里既没空调，也没北方人家个暖气设备，一般人要想适意一点，除脱晒太阳，就是热水浴汤吃碗粥，再弄只汤婆子、盐水瓶焐手。勿过有腔调个享受倒有两个好地方，就是所谓“皮包水、

冷天里好嚼个地方

文 / 侯宝良

水包皮”个场所。

啥叫“皮包水”？就是到茶馆店吃茶，一口口热茶吃进去，身体里个血液循环好像也快起来了，又是介许多人轧辣一道，哪能会得勿暖热呢？假使手里钞票少，勿舍得“泡茶馆”，葛末到弄堂里个老虎灶嚼嚼也是蛮惬意。依看，几只台子拼起来、几根条凳围一圈，大灶就辣“塞脚跟”(近身边)，镜子里向咕咕滚，冒出蒸汽热腾腾，吃吃茶味听听书，嘎嘎山河动当真，“瞎三话四”勿生根。就迭能暖烘烘辣里向，比起外头西北风里“出风头”，阿是勳忒适意噢？

依也勳小看嚼些地方，老早信息传播勿发达，掰种地方往往是小道消息个集散地，当年公安

机关破获勿少大案要案就是辣老虎灶、茶馆店里发现线索。

至于“水包皮”个地方就是“混堂”了，也就是公共浴室。到公共浴室里沐浴，老底子就叫“嚼混堂”。到热水池里泡泡身体，请技师师傅搓搓背、按按摩，再到休息室里点一壶茶水，吃点苏州豆腐干、老城隍庙五香豆吃啥个小心，到躺椅浪盖条毛巾毯困一歇，浑身舒畅。老早日脚请客嚼混堂，也是谈生意、笼络人情个地方。大家晓得，一般人辣轻松状态下，啥事体佷好讲，所以掰种地方谈生意个成功率也是邪气高。

冷天又来了，勿过以大家现在个生活条件，还有啥人会因为怕冷去寻好嚼个地方呢？